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賞譽

宋文帝以王華、劉湛、王曇首、殷景仁俱為侍中，風力局幹，冠冕一時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，既罷出，上目送良久，歎曰：「此四賢，一時之秀。同管喉唇，恐後世難繼也。」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人貢於魏，魏主與之宴，執崔浩之手，以示舒曰：「汝所聞崔浩，此則是也。才略之美，於今無比。朕動止咨之。豫陳成敗，若合符契，未嘗失也。」

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。中道有盤石清泉，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，因賜以銀鐘酒，曰：「相賞有松石間意。」

宋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，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，飲盡顏色不變，言笑自若。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，帝兩美之曰：臧盾之飲，蕭介之文，即席之美也。

謝超宗詣齊高帝，其日風寒。帝曰：此客至，使人不衣自暖矣。

梁天監中張率為待詔賦奏之，帝手敕曰：相如工而不敏，枚臯速而不工，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。

裴邃廟在光宅寺西，堂宇宏敞，松柏鬱茂。范雲廟在三橋，蓬蒿不剪。梁武南郊道經二廟，顧而羨曰：范為已死，裴為更生之。禮，邃子也。

陳宣帝時，張譏為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。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，造玉柄塵尾新成，後主親執之曰：「當今雖復多士如林，至於堪捉此者，獨張譏爾。」後主常幸鍾山，召從臣坐松林下，敕譏豎義，時索塵尾未至，後主敕取松枝，手以屬譏曰：「可代塵尾。」顧群臣曰：「此即張譏後事。」

魏陸暉與弟恭之並有譽，洛陽令賈禎歎曰：僕以老年，更睹雙璧。黃門郎孫惠蔚曰：不意二陸，復在坐隅。

魏傅永字修期，年二十，友人與之書不能答，請於叔父洪仲。洪仲深讓之，而不為報。永乃發憤讀書，涉獵經史，兼有才幹。孝文每歎曰：「上馬能擊賊，下馬作露布，唯傅修期爾。」

隋李德林初仕齊，周武帝平齊，以為內史。謂群臣曰：我當日惟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，我正謂其是天上人，豈意今日得其驅使，復與我作文書，極為大異。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：臣聞明王聖德得麒麟鳳凰為瑞，是聖德所感，非力能致之。瑞雖來，不堪使用。如李德林來受驅策，亦是陛下聖德感致，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矣。帝大笑曰：誠如公言。

隋李穆以太師乞致仕，文帝詔曰：七十致仕，本為常人。若呂尚以期頤佐周，張蒼以華皓相漢，高才命世，不拘常禮。公年既耆舊，筋力難煩，今勒所司敬調朝集。如有大事，就第詢訪。

北齊任城王湝稱李德林云：經國大體，是賈生晁錯之儔。雕蟲小技，殆相如子雲之輩。吏部郎中陸印云：德林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，比來所見後生製作，乃涓澮之流爾。

李密乘一黃牛，被以蒲羈，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。一手捉牛靷，一手翻漢書。尚書令越國公見於道，從後按轡躡之，既及，問：何處生書耽學如此？密識越公，乃下牛再拜，自言姓名。又問所讀書，答曰：項羽傳。越公奇之，與語，大悅。謂其子元感等曰：吾觀李密識度，汝等不及。

唐李靖平蕭銑，禽輔公柝。太宗曰：李靖是蕭銑輔公柝膏肓，古之名將，韓白衛霍，豈能及也！靖年老，太宗賜靈壽杖以助足疾。

張行成師事劉炫，謂門人曰：張子體局，方正廊廡，與食，行衝引與之談，貫穿經史，事如指掌。又試以綴文，操牘便成。行衝大悅，引之同榻。曰：此吾外家之寶也。

郗純子士美少好學，善記覽。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，嘗與之討論經傳，應對如流。既而相謂曰：吾曹異日，當交於二郗之間矣。

武元衡為御史中丞，因延英對罷。德宗目送之，指示左右曰：元衡真宰相器也。

封敖為中書舍人，草賜陣傷邊將警句云：傷居爾體，痛在朕躬。武宗賜之宮錦。封李德裕為衛國公守太尉制，云：遏橫議於風波，定奇謀於掌握。逆鎮盜兵，壺關畫鎖。造膝嘉話，開懷靜思，意皆我同，言不他惑。制出，敖往慶之，德裕口誦此數句，謂敖曰：陸生有言，所恨文不迨意。如卿此語，秉筆者豈易得耶！解所賜玉帶以遺敖，深禮重之。

文宗擢魏徵五代孫謨為起居舍人，曰：以卿論事忠切，有文貞之風，故不循月限，授卿此官。又謂之曰：卿家有何舊書詔？對曰：比多失墜，惟簪笏見存。上令進來，鄭覃曰：在人不在笏。上曰：鄭覃不會我意，此即甘棠之義，非在笏而已。

員半千本名餘慶，師事學士王義方。義方嘉重之，嘗謂之曰：五百年一賢，足下當之矣。因改名半千。義方卒，半千制師服喪畢而去。高宗嘗問三陣，半千越次而對，以師若時雨為天陣，足食為地陣，得人和為人陣。高宗嗟賞之。垂拱中，為宣慰吐蕃使，則天曰：久聞卿名，謂是古人。不意乃在朝列。境外小事，不足煩卿，宜留制也。即日使人閣供奉。

白居易以詩謁顧況，況曰：米價方貴，居亦不易。及見首篇：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，乃曰：道得個語，居即易矣。為之稱譽，聲名大振。

裴迪昭宗時為梁祖賓席轉檢校司徒，賜號迎鑾協贊功臣。一日賓佐集謁，梁祖目迪曰：協贊之名，惟司徒獨有之，他人濫處也。其知重如此。李珣為梁祖掌記，一日大會，將佐指珣曰：此真記室也。